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下上

詳校官修撰臣錢棨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藍嘉璐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十上

起丙子漢章帝建初元年

盡乙丑漢安帝延光四年凡五十年

丙子肅宗孝章皇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廩贍饑民○詔二千石勸農桑慎選舉順時令理寃獄

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無濫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寛夫為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絶陛下宜隆先王之道滌蕩煩苛之法以濟羣生全廣至德帝深納寵言每事務於寛厚

第五倫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辦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之資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失經義非徒應坐豫協亦宜譴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上善之倫雖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論議每依寬厚云集覽陳留古兖州郡今開封屬縣冠軍縣名質實陳寵沛郡相人第五倫長陵人陳留縣屬南陽名注見秦二世三年冠軍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

關寵敗沒段彭擊車師匈奴走車師復降罷都護及戊

已校尉官班超留屯疏勒

段彭等擊車師斬獲數千北匈奴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欲引兵還耿恭軍吏范羌時在軍中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迎恭俱歸吏士饑困發疏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沒三月至玉門唯餘十三人中郎將鄭衆上疏曰恭以單兵守孤城當匈奴數萬之衆鑿山為井煮弩為糧殺傷醜虜數百千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宜蒙顯爵以厲將帥詔拜恭騎都尉悉罷戊已校尉及都護官徵還班超超將發還疏勒憂恐其都尉黎弇曰漢使棄我我必復為龜兹所滅耳以刀自剄至于寘王侯以下皆號泣抱超馬脚不得行超亦欲遂其本志乃還疏勒疏勒兩城已降龜兹而與尉頭連兵超捕斬反者擊破尉頭疏勒復安

集覽 尉頭西域國名南接疏勒 質實 車師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疏勒西域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玉門關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鄭衆開封人與之子班超安陵人周之弟鼂兹西域國名注見光武二十二年于寘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

書法書罷都護校尉何善補過也自置此官而西北多事甚矣充國之留屯也書曰留充國屯田湟中此則曷為以班超留屯書不予超之專留也

地震○秋七月詔以上林池籞賦與貧民集覽上林池籞上林注見秦始皇二十六年池籞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元帝之篇書以公田及苑振業貧民矣於是復書志仁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與民同之自後世開廣苑囿而後貧民失職今章帝初元首以上林

池籞賦與貧民亦足見以有餘補不足之意矣書以美之宜也

○八月有星孛于天市○哀牢王反郡兵擊斬之質實

一統志云哀牢古國名本西南徼外之地漢武帝於此置不韋縣屬益州郡東漢永平初置瀾滄郡尋改永昌郡治不韋統不韋哀牢博南等八縣蜀漢及晉仍為永昌郡唐屬姚州都督府後為南詔蒙氏所據歷段氏高氏皆為永昌府元初於永昌立三千戶所隸大理萬戶府至元閒置永昌州尋陞為府隸大理路及置金齒等處宣撫司治於此本朝初仍置府又立金齒衛尋省府以金齒衛為軍民指揮使司隸雲南道

丁丑二年春三月詔三公糾非法

詔曰貴戚奢縱無度有司莫舉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在事者備為之禁

罷伊吾盧屯兵匈奴復守其地質實伊吾盧屯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

書法特筆也其特筆何虜所必爭地也

○夏四月還坐楚淮陽事徙者四百餘家○大旱

上欲封爵諸舅太后不聽會大旱言事者以為不封外戚之故太后詔曰王氏五侯同日俱封黃霧四塞不聞澍雨之應夫外戚貴盛鮮不傾覆故先帝防慎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又言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令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夙夜累息常恐虧先后之法有毛髮之罪吾不釋言之不捨晝夜而親屬犯之不止治喪起墳又不時覺是吾言之不立而耳目之塞也吾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食不求甘左右但著帛布無香薰之飾者欲身率下也以為外親見之當傷心自敕但笑言太后素好儉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褠領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故不加譴怒但絶歲用冀以默愧其心猶懈怠無憂國忘家之慮知臣莫若君況親屬乎吾豈可上負先帝之旨下虧先人之德重襲西京敗亡之禍哉帝省詔悲歎復重請之太后曰吾豈徒欲獲謙讓之名而使帝受不外施之嫌哉高祖約無軍功不侯今馬氏無功於國豈得與陰郭中興之后等耶常觀富貴之家祿位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吾計之熟矣勿有疑也夫至孝之行安親為上今數遭變異穀價數倍憂惶晝夜不安坐臥而欲先營外家之封違慈母之拳拳乎若陰陽調和邊境清靜然後行子之志吾但當含飴弄孫不能復關政矣上乃止太后嘗詔三輔諸馬昏親有屬託郡縣干亂吏治者以法聞其有謙素義行者輒假借溫言賞以財位其美車服不遵法度者便絶屬籍遣歸田里於是內外從化被服如一置織室蠶於

濯龍中數往觀視以為娛樂常與帝言政事及教授小王論語經書述叙平生雍和終日馬廖上疏曰昔元帝罷服官成帝御浣衣哀帝去樂府然而侈費不息至於衰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夫改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眉四方且半額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下制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今陛下素簡所安發自聖性誠令斯事一竟則四海誦德聲薰天地神明可通況於行令乎太后深納之

集覽 濯龍門上濯龍殿名殿門之上綠褠褠當作韝蔡邕獨斷曰董偃青韝綠幘崔豹古今注韝擐衣也乘輿進食者服之徐氏曰擐揎衣袖蓋以韋韝其袖恐汙食飲假借溫言假借並去聲以溫和好語褒美之織室前書有東織西織屬少府平帝改置織室服官注見元帝初元元

年齊三服官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王春秋吳公子光也僭號稱王劍客謂專設諸輩光皆善容待之故百姓亦多以劍相擊刺而有創瘢創讀曰瘡刀所傷也瘢痕也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楚王春秋楚靈王圍也墨子曰楚王好細腰而國人多餓死戰國策莫敖子華對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高結結讀曰髻束髮也四方全匹帛古者製帛長丈八尺曰匹言城外四方皆效為大袖將費帛全匹也未幾後稍不行馬廖本傳注劉貢父曰案文有未幾字則不當更有後字蓋本是復字也

正誤 緣襦令按襦單衣也故云衣去聲時蒼頭必多未必皆以韋韛袖楚王好細腰令按墨子亦云靈王好細腰而國多餓人此言宮中多餓死恐但謂婦女耳

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 集覽 詔齊國省冰紈方空縠本紀注紈素色冰言色鮮潔

如氷也縠紗也方空言紗薄如空即今方目紗也前書齊有三服官令詔齊國簡省之○燒當羌反秋八月遣將軍馬防校尉耿恭擊之質實燒當羌注見桓帝中元二年馬防扶風茂陵人援之子

第五倫上䟽曰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任以職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馬防今當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帝不從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紫宮

戊寅三年春宗祀明堂○馬防耿恭擊羌大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其官

馬防既徵還留恭擊餘寇所降凡十三種數萬人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旨奏恭不憂軍事坐徵下獄免官

書法 於是恭以言事忤防監營謁者承望劾恭恭為無罪明矣綱目上書擊羌大破之下書下恭獄免其官病帝也明德太后痛抑馬氏而小人諂附已如此則以帝欲尊重舅家之意有以來之也

發明 光武明謹政體總攬權綱未嘗假借戚里至顯宗承統尤切加謹是以建武永平之間政事清明為中興首肅宗繼之雖寛大長者有光前烈而馬防外戚浸失初意前此大旱之時嘗欲封爵諸舅賴太后不從而止未幾遂以馬防將兵擊羌雖曰幸而成功然防甫召還恭以罪免

至冬則防進位車騎矣同功異賞豈無其說蓋恭以言事忤防有司承望風旨上亦不察而罪之爾然則外家之勢比先朝為如何耶綱目書防恭擊羌破之詔徵防還下恭獄免官則恭有功無罪曉然甚明固已不待參考而後知其為防所陷矣末年馬氏少衰而竇氏遂熾肅宗之政若此孰謂其果優於

先帝乎

三月立貴人竇氏為皇后

后勳之女也 質實 竇勳扶風平陵人融之孫也

夏四月罷治虖沱石臼河考異 提要溺治字

初顯宗之世治虖沱石臼河從都慮至羊腸倉欲令通漕連年無成死者不可勝筭帝以詔者鄧訓監領

其事訓考量槩括知其難成具以上言詔罷其役更用驢輦歲省費億萬計全活數千人訓禹之子也

集覽都慮河經行地名慮音閭考量槩括考質實沱虖究量度也槩亦括也槩括撮其要領也

河名注見帝玄更始二年羊腸坂名注見周安王十六年

冬十二月以馬防為車騎將軍○有司奏遣諸王歸國不許

上性篤愛不忍與諸弟乖離故皆留京師

發明既不許矣而猶書之者所以著上之友愛也

己卯四年春二月太尉融卒○夏四月立子慶為皇太子

○五月封馬廖等為列侯以特進就第考異馬廖上亦漏舅字

有司請封諸舅帝以天下豐稔方垂無事從之太后聞之曰吾少壯時但慕竹帛志不顧命今雖已老猶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厲思自降損何意老志不從萬年之日長恨矣廖等辭讓不許乃受爵而辭位許之皆以特進就第集覽方垂方謂四方也垂遠邊也日夜惕厲書冏命篇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注言常悚懼危厲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愆咎

以鮑昱為太尉桓虞為司徒質實鮑昱上黨屯留人永之子○六月

皇太后馬氏崩

帝既為太后所養專以馬氏為外家故賈貴人不登極位親族無受寵榮者及太后崩但加貴人王赤綬

安車一駟宫人二百雜帛黄金錢二千萬而已

秋七月葬明德皇后○冬十一月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

楊終言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宣帝石渠故事永為後世則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議奏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羡皆與固起之兄也

集覽章句之徒注見明帝永平二年石渠故事注見宣帝甘露三年白虎觀在北宫承制問承奉制詔以問議五經事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山堂考索曰白虎議奏凡四十篇今所存本乃四十四卷篇首於爵終於嫁娶大抵皆引經斷論却無稱制臨決之語

賓楊終蜀郡成都人魏應任城人淳于恭北海淳于人丁鴻潁川定陵人樓望雍邱人桓郁沛郡龍亢人榮之子郁固安陵人賈逵平陵人廣平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四年

書法宣帝之篇嘗書會石渠講五經矣於是再見其再見何嘉尊經也

庚辰五年春二月朔日食舉直言極諫

詔所舉以巖穴為先勿取浮華集覽巖穴猶言林泉也謂士之隱於巖穴之間者

夏五月以直言士補外官

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畧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集覽思遲猶言希望也遲

去聲緩而有所待也側席異聞側席為敬不敢正坐也異聞前所罕聞者所以體貌賢良欲來規諫也子大夫顔師古曰子者人之嘉稱也大夫掌顧問應對故舉其官而稱子焉

書法直書其事而貶義見矣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書舉士者五求言者三詳文帝二年惜也帝之善未盡也是故上書徵有行義者下書賜帛遣歸而昭帝之失見矣上書舉直言極諫下書以直言士補外官而章帝之失見矣

發明直言之士固當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可也以補外官毋乃憂其末而失其本乎直書于此蓋譏之爾

太傅憙卒○遣弛刑義從就班超平西域

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請兵曰西域諸國莫不向化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木饒衍不比燉煌鄯善間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帝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徐幹上疏願奮身佐超帝以幹為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餘人就超先是莎車以為漢兵不出遂降於龜茲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超超遂與幹擊番辰大破之欲進攻龜茲以烏孫兵彊宜因其力乃上言烏孫大國控弦十萬可遣使招慰與共合力帝納之

集覽　莎車注見武帝元鼎二年竊冀未便僵仆私竊冀望我未必便死弛刑注見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義從西羌種名居湟中番辰姓名史炤曰番音潘

質實　平陵縣名

注見新莽地皇三年

辛巳六年夏六月太尉昱卒○是月晦日食○秋七月以鄧彪為太尉質實鄧彪南陽新野人○以廉范為蜀郡太守

成都民物豐盛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吏相隱蔽燒者日屬范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以為便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集覽民安作作則護反

質實廉范字叔度杜陵人

書法中興太守可稱者前書杜詩張堪第五倫矣於是復書廉范皆良吏也自是以至漢末裴潛張嶷其庶幾焉若夫祝良李固張綱獨以能平盜賊稱則所遇之異也

壬午 七年春正月沛王輔等來朝

帝以諸王將入朝遣謁者賜貂裘食物珍果又使大鴻臚持節郊迎帝親自循行邸第豫設帷牀錢帛器物無不克備既至詔沛濟南東平中山王贊拜不名升殿乃拜上親答之每入宮輒以輦迎至省閤乃下上為之興席改容皇后親拜於内皆鞠躬辭謝不自安 集覽 沛濟南東平中山王按東漢紀云沛王名輔濟南王名康東平王名蒼中山王名焉俱光武之子也

三月歸國詔留東平王蒼於京師

書法 未有書留者書留東平王蒼特筆也亥子之

○夏六月廢太子慶為清河王立子肇為皇太子

初帝納扶風宋揚二女為貴人大貴人生太子慶梁竦二女亦為貴人小貴人生皇子肇竇皇后無子養肇為子謀陷宋氏誣言欲為厭勝之術乃廢慶為清河王以肇為皇太子出宋貴人使小黄門蔡倫案之皆飲藥自殺慶時雖幼亦知避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太子齊等太子亦親愛慶入則同室出則同輿

集覽厭勝厭益涉反廣雅云厭者鎮也小黄門注見武帝征和二年

質實扶風郡名注見周顯王八年岐縣清河國名注見安帝建光元年甘陵蔡倫桂陽人

發明太子慶以無罪見廢原於竇后之誣陷也自光武寵陰后而廢太子故肅宗踵而行之如出一轍詒謀不足以詔後嗣朕不足以增光書之于册皆可愧矣

秋八月東平王蒼歸國

有司復奏遣蒼歸國手詔蒼曰骨肉天性誠不以遠近為親疎然數見顔色情重昔時念王久勞思得還休欲署大鴻臚奏不忍下筆顧授小黄門中心戀戀惻然不能言於是車駕祖送流涕而訣集覽顧授回視曰顧付人曰授

九月帝如偃師遂至河内賔偃師縣名注見唐肅宗至德二年河内郡名注見桓帝延熹九年

詔曰車駕行秋稼觀收穫因涉郡界皆精騎輕行無他輜重不得輙修道橋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為煩擾動務省約但患不能脫粟瓢飲耳集覽行秋稼行下孟反巡視田禾也脫粟米之粗糲者僅脫去其殼也瓢飲以瓢而飲不用器皿也

書法書遂至何遠也與書不至而還者異矣詳明帝永平四年

封蕭何末孫熊為酇侯嗣賓酇縣名注見高帝六年

書法末孫何不得其世也成帝之篇嘗書封蕭何六世孫喜為酇侯矣於是再書嘉念功也蕭何之後綱目詳書之

癸未八年春正月東平王蒼卒

初帝欲為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上疏諫曰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覩始終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孝明皇帝大孝無違承奉遵行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者邱隴且不欲其著明豈況築郭邑建都郛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

祈豐年也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臣荅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帝乃止自是朝廷每有疑政輙驛使諮問荅悉心以對皆見納用至是薨謚曰獻中傅封上王自建武以來章奏並集覽

馬　竇原陵注見光武建武中元二年　　顯節陵注見明帝永平十八年

下梁竦獄殺之

太子肇之立也梁氏私相慶皇后以是忌梁貴人數譖之諸竇遂作飛書陷竦以惡逆竦死獄中家徙九真兩貴人以憂死集覽飛書注見桓帝延熹八年飛章九真注見武帝元鼎六年

馬廖馬防有罪免官就國

馬廖謹篤自守而性寛緩不能教勑子弟皆驕奢不謹檢終與廖書戒之曰黄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既無

長君退讓之風而要結放縱無行之客覽念前往可為寒心廖不能從防光大起第觀食客常數百人防又多牧馬畜賦斂羌胡帝數加譴敕禁遏甚備由是權勢稍損賓客亦衰廖子豫投書怨誹於是有司并奏防光兄弟悉免就國詔曰舅氏一門俱就國封四時陵廟無助祭先后者朕甚傷之其令許侯思慕田廬以慰朕渭陽之情光比防稍為謹密故帝特留之後復有詔還廖京師諸馬既得罪竇氏益貴盛皇后兄憲弟篤喜交通賓客第五倫上疏曰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闥年盛志美卑讓樂善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蓋驕佚所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中宮嚴敕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令憲永保福祿此臣之所至願也憲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田主逼畏不敢計後

帝出過園指以問憲憲陰喝不得對後發覺帝大怒召憲切責曰深思前過奪主田園時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久念使人驚怖貴主尚見枉奪況小民哉國家棄憲如孤雛腐鼠耳憲大懼皇后為毁服深謝良久乃得解使以田還主司馬公曰人臣之罪莫大於欺罔是以明君疾之孝章責憲善矣然卒不能罪憲則姦臣安所懲哉夫人主之於臣下患在不知其姦苟或知之而不能討彼知其不足畏也則放縱而無所顧矣是故知善而不能用知惡而不能去人主之深戒也

集覽長君謂后父馬援也長音展兩反許侯謂馬光也封於許渭陽之情秦國風詩我送舅氏曰至渭陽寨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太子申生娶犬戎胡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譖申生申生自殺又譖二公子二公子皆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弑秦穆公納夷吾是為惠公卒子圉

立是為懷公立之明年秦穆公又名重耳而納之是為文公文公秦康公之舅也時康公為太子其母穆姬已卒康公送其舅於渭陽念母之不見別其舅而懷思焉渭水名注見高帝五年秦時都雍至渭之陽者蓋東行送之於咸陽之地椒房注見昭帝始元四年省闥注見武帝後元二年禁闥沁水公主明帝女也沁水注見隋煬帝大業四年陰喝顏師古曰陰喝猶噎塞也陰於禁反喝一介反何用愈趙高指鹿為馬用猶以也愈猶差也指鹿為馬事在秦二世三年毀服毀減損也皇后自貶降故自損其衣服

正誤

長君退讓之風今按文帝立竇皇后后弟廣國與兄長君厚賜田宅家於長安周勃灌嬰等為選士之有節行者與居兩人由此為退讓君子不敢以尊貴驕人今馬廖等皆太后兄故援終引竇長君為比非指援也陰喝今按陰如字喝許曷切訶也亦作愒史記恐愒諸侯謂相恐脇也何用愈趙高今按愈猶

勝也言與趙高等也

下雒陽令周紆獄尋赦出之

周紆為雒陽令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閭里豪彊以對紆厲聲曰本問貴戚若馬竇等輩豈能知賣菜傭乎於是部吏爭以激切為事貴戚跼蹐京師肅清竇篤夜至止姦亭亭長拔劍肆詈詔遣劍戟士收紆送廷尉詔獄數日貰出之

集覽

周紆紆邑俱反字或作紆跼蹐跼亦作局其欲反曲也蹐井亦反累足也如踧踖然詩正月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箋云局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上下皆可畏怖

貰出貰布夜反赦也

質實

周紆下邳人雒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以班超為西域將兵長史

帝拜班超爲將兵長史以徐幹爲軍司馬别遣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邑到于窴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歎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令詣超受節度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幹謂超曰邑前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卹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集覽三至之讒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母不信三至而後信之内省不疚語内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注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以鄭弘爲大司農

舊交趾貢獻皆從東冶汎海沈溺相繼弘奏開零陵桂陽嶠道自是夷通在職二年所省以億萬計遭天

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
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集覽嶠道注見
光武建武十九年嶠南質實零陵郡名注見武帝元鼎五年桂
陽郡名注同上年一統志云東冶
漢之縣名屬會稽郡漢末改曰東侯官吳屬建安郡
晉析置原豐縣為晉安郡治隋開皇中始改原豐為
閩縣五代時閩改長樂縣宋復為閩縣元仍舊本朝
因之為福州府治所仍屬焉鄭弘泰山剛人昌之弟

甲申 元和元年夏六月詔議貢舉法

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
事寖疏詔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曰夫國以簡賢
為務賢以孝行為首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
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
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
薄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

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樞要在於尚書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鑒嗇夫捷給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帝皆納之集覽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見語憲問篇嗇夫捷給事見文帝三年絳侯木訥絳侯周勃也高帝拜為將軍定三秦攻項籍擊臧荼以功封侯食絳邑木訥注見惠帝二年質實韋彪扶風平陵人賢之曾孫

秋七月詔禁治獄慘酷者

詔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者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宜及秋冬治獄明為其禁集覽掠者唯得榜笞立劉伯莊曰掠音亮考掠也榜音彭

字或從手即笞也榜笞輕刑也應受榜笞者以一人背之令其立而受刑令丙為篇之次也前書音義曰令有先後有令甲令乙令丙箠長短有數箠主蘂反扑撻之具漢景定箠令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末薄半寸竹也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畢一罪乃更人鉆鑽鉆通作鉗其廉反鑽作喚反倉頡篇曰鉗鈦也鈦從蓋反說文在項曰鉗在足曰鈦鑽臏刑也鑽去其膝蓋骨

書法景帝之世書詔治獄者務先寬於是再見然帝之寬厚長者又有大過於景帝者矣

八月太尉彪罷以鄭弘為太尉○帝南廵

詔所經道上郡縣無得設儲跱命司空自將徒支拄橋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當坐集覽設儲跱儲陳如反積也跱通作偫音丈紀反具也顔師古曰設儲跱豫備器物也自將徒支拄橋梁自將

親自將領也徒供徭作者支通作枝捍也柱通作柱音冢與反撑也小柱爲枝爾雅㨯謂之梁柱梁即橋也凡橋有木梁石梁舟梁皆謂之橋耳

正誤 自將徒令按不必言司空親自將徒此但謂官司自備工徒修理不役民夫耳

冬十月至宛以朱暉爲尚書僕射

暉嘗爲臨淮太守有善政民歌之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時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後尚書張林上言縣官經用不足宜自煮鹽修均輸法暉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食祿之家不得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民窮怨誠非明主所宜行帝怒切責諸尚書暉等皆自繫獄三日詔敕出之曰國家樂聞駮議黃髮無愆詔書過耳何故自繫暉因稱病篤不肯

復署議尚書令以下惶怖謂暉曰今臨得譴讓奈何稱病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不可而順旨雷同負臣子之義遂閉口不復言諸尚書共劾奏暉帝寢其事詔直事郎問暉起居太醫視疾太官賜食暉乃起謝

集覽 南陽朱季朱暉字文季故曰朱季南陽郡宛邑人黃髪猶言黃耇也皆老人之稱謂白髪落而更生黃者署議署謂簽名也靁同靁古雷字雷同附和之義也雷震驚百里而百里一同故事無可否而同之者謂之雷同記曲禮曰無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已不當然也楚辭九辯世雷同而炫燿兮文公集註雷聲相似有同無異也

正誤 黃髪無愆今按書泰誓尚猷詢玆黃髪則罔所愆註黃髪賢老也言謀于黃髪之人則行事無所過詔意則謂朱暉等賢老之人無過也

質實 宛縣名注見周赧王十七年臨淮郡名注見新莽天鳳四年

十一月還宮○以孔僖為蘭臺令史

魯國孔僖涿郡崔駰同遊太學相與論武帝始崇聖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上書告駰僖誹謗先帝刺譏當世事下有司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德澤有加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為十世之武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卒然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寧

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誰詣闕伏待重誅書奏詔勿問拜信蘭臺令史集覽已忘其前善為句孔信傳作忘其前之為善注武帝末年好神仙征伐四夷信巫蠱戶口減半鄰房生房太學中房舍也生太學中生員也其鄰房之生姓梁名郁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唱導引之義齊襄公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管仲傅之次弟小白奔莒後公孫無知弒襄公高國陰召小白於莒魯亦送糾而使管仲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先入得立是為桓公遂厚禮管仲以為大夫此是親揚先君之惡以唱率管仲也蘭臺漢官儀曰御史臺率執憲中司朝會獨坐內掌蘭臺督諸州刺史又百官表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

正誤及後忘已忘其前善今按及後忘已四字當為一句言忘其已之欲也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令按集覽援引雖詳而不見親

揚其惡之事國語魯莊公束縛管仲以與齊桓公公迎而問焉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田狩畢弋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恐宗廟之不掃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管仲乃對以致霸之術云云

書法 一今史耳何以書錄賢也

賜毛義鄭均穀各千斛

廬江毛義東平鄭均皆以行義稱於鄉里南陽張奉慕義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安陽令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辭去後義母死徵辟皆不至奉乃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均兄為縣吏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為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為吏坐贓終

身損棄兄感其言遂為廉潔均仕為尚書免歸帝下詔褒寵義均賜米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問起居皆賜牛酒

質實廬江郡名注見景帝四年東平國名注見獻帝興平元年南陽郡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云安陽漢之縣名屬漢中郡晉改安康縣屬魏興郡南齊屬安康郡隋屬西城郡唐置西安州貞觀初州廢屬金州至德初改為漢陰縣宋因之紹興初徙治新店元省入金州本朝復置改屬漢中府

書法嘉賞善也終綱目書賜穀二是年齊甲戌年魏常珍皆美也賜民穀不與焉

詔除妖惡禁錮者

詔曰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如有賢才没齒無用朕甚憐之諸以前妖惡禁錮者皆蠲除之

集覽往者妖言大獄明帝時楚王英與顏忠等造圖書謀逆禁錮禁止錮塞其仕進之路

乙酉

二年春正月詔賜民胎養穀著為令

詔曰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為令 集覽復其夫勿算一歲復注見高帝五年勿算注見宣帝地節三年

書法 漢初書令民産子復勿事志仁政也高帝七年於是復見帝誠長者矣

詔戒俗吏矯飾者

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饜之甚苦之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以輕為德以重為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集覽

悃愊無華悃苦本反愊拍逼反顔師古曰悃愊至誠也無華不事文采也質實襄城縣名注見周赧

王十五年

二月行四分歷

太初歷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上命編訢等綜校作四分歷施行之集覽綜校錯綜而校正之

帝東廵

帝之為太子也受書於汝南張酺至是東廵酺為東郡太守帝幸東郡引酺及門生掾吏會庭中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行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禄以終其身時人號為白衣尚書質實汝南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八年任城國名注見明帝永平十

三年

耕於定陶柴告岱宗宗祀明堂三月至魯祠孔子

帝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六十二人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拜僖郎中

集覽柴告岱宗柴告燔柴祭天告至也岱宗泰山也為四岳所宗故曰岱宗爾雅祭天曰燔柴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煙上通也書舜典至於岱宗柴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於位告于天也闕里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其中有孔子宅從征記云闕里背洙面泗即此也寨孔子生在鄒長徙曲阜

仍號闕里素王記事云廟東南三里一本作南十里有二石闕蓋里門也因名闕里六代之樂周六代樂記雲門黃帝樂也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咸池堯樂也堯能禪舜均刑法以儀民言其德無所不施大韶舜樂也言其德能紹堯大夏禹樂也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大濩湯樂也言湯以寛治民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大武武王樂也武王伐紂言其德能成武功

質實

定陶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一統志云闕里在兗州府曲阜縣西二里魯城内即孔子所居之里按世家孔子卒諸儒講禮鄉飲酒大射於孔子家族氏因以為齋藏孔子衣冠琴瑟車書至漢景帝時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敢壞於壁中得古文經傳又高帝過闕里以太牢祀孔子皆此令為宣

聖廟

至東平祠獻王陵賓 東平國注見獻帝興平元年獻王陵在兗州府東平州北𩾔山

上

帝至東平追念獻王謂其諸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泣下沾襟遂幸獻王陵祠以太牢親拜祠坐哭泣盡哀獻王之歸國也驃騎府吏丁牧周栩以王愛賢下士不忍去遂為王家大夫數十年事祖及孫帝聞之皆引見擢為議郎 集覽栩況羽反

夏四月還宮假于祖禰 集覽還宮假于祖禰還讀曰旋返也東巡而返記王制歸假于祖禰假通作格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蔡氏傳曰格至也至于廟而祭告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返面之義也

書法　綱目書巡二十九始皇五武帝七煬帝三帝亦三書焉而書辭之詳亦莫如四君者然始皇武帝誇功德求神僊煬帝盛儀衛矜服遠皆奢欲之所發也唯帝則舉古典崇先聖文治彬彬視三君天淵矣故還宮未有書假于祖禰者於是備書之

秋七月詔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詔曰春秋重三正慎三微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止用冬初十月而已　集覽　春秋重三正慎三微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或書王正月或書王二月或書王三月三正者天地人之正所以有三者由有三微之月王者所當奉而成之禮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三微者三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十一月陽氣始施於黃泉之下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為天正色尚赤十二月萬物

始芽而色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正月萬物莩甲而出其色皆黑人得加功展業故夏為人正色尚黑王者扶微理弱奉承之義毋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毋禁止之也論囚曰報謂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無鞫獄斷刑之政又詔曰立春不以報囚謂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

冬南單于與北單于戰破之考異 南上漏匈奴二字一本北單于作北匈奴

北匈奴衰耗黨衆離畔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至是南單于與戰於涿邪山斬獲而還武威太守孟雲上言北虜前既和親而南部復往抄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塞謂宜還南所掠以慰安之詔百官議鄭弘第五倫等以為不可桓虞袁安等以為當與之虞廷斥弘倫亦變色司隸舉奏弘等皆免冠謝詔報曰事以議從策由衆定誾誾侃侃得禮之容寑默抑心

非朝廷福君何尤而深謝其各冠履帝乃下詔曰江海所以能長百川者以其下之也今與匈奴君臣分定貢獻累至豈宜違信自受其曲其敕度遼及中郎將倍雇南部所得生口以還北虜其南部斬首獲生計功受賞如常科集覽度遼將軍吳棠正誤度遼今按後漢書南匈奴傳明帝永平八年始置度遼營以吳棠行度遼將軍事章帝建初七年坐事免以張掖太守鄧鴻為之和帝永元二年鴻遷大鴻臚以皇甫稜為之今章帝元和二年敕度遼則鄧鴻也質實汝邪山注見明帝永平十六年武威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袁安汝南汝陽人盧延陳留東昏人

書法蠻夷相攻不書此何以書戰勝受漢賞也

丙戌三年春正月詔嬰兒無親屬及有子不能養者廩給

之

書法志仁政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

發明肅宗之治自初元以來如以園籞與民禁治獄慘酷除妖惡禁錮廩贍貧民賜胎養穀之類無非善政可紀之實至是又詔廩給嬰兒班班見於史册綱目書之足以繼美文景光增前烈嗚呼自是而後漢治其衰矣

○帝北巡耕于懷質實懷縣名注見周顯王六年

敕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殺集覽騑馬車可以引避引避之騑馬可輟解輟解之

記曲禮注疏車有一轅四馬中兩馬夾轅名服馬兩邊者名騑馬一名驂馬

三月還宮○夏四月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而卒

鄭弘數陳竇憲權埶太盛奏憲黨張林楊光貪殘吏與光舊因以告之憲奏弘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印綬弘自詣廷尉詔敕出之因乞骸骨歸未許病篤上書曰竇憲姦惡貫天達地海內疑惑謂憲何術以迷主上近日王氏之禍昞然可見陛下處天子之尊保萬世之祚而信讒佞之臣不計存亡之機臣雖命在晷刻死不忘忠願陛下誅四凶之罪以厭人鬼憤結之望帝省章遣醫視弘病比至已薨

書法凡書收某印綬皆無罪之辭也是故收董賢印綬不書收竇憲印綬不書收侯覽印綬不書

以宋由為太尉○五月司空倫罷

第五倫以老病乞身賜策罷以二千石俸終其身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程子曰兄弟之子猶子也而倫視之有異焉是即私矣何待安寢與否然後為私乎集覽貞白貞潔精白

以袁安為司空○燒當羌反

燒當羌迷吾及其弟號吾寇隴西郡兵追獲之號吾曰誠得生歸必不復犯塞太守張紆放遣之羌即解散集覽迷吾須良之孫正誤迷吾今按須當作滇後漢書滇良燒當之玄孫子滇吾滇吾子

東吾東吾諸弟迷吾等則滇良之孫也

南道遂通

疏勒王忠詐降班超斬之質實疏勒國名注見唐高宗調露元年

詔侍中曹褒定漢禮

博士曹褒請著漢禮班固以為宜廣集諸儒共議得失帝曰諺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互生疑異筆不得下昔堯作大章一夔足矣乃拜褒侍中授以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曰此制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集覽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謂彼是此非故久而無成也詩小旻篇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文公集傳曰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會禮之家名為聚訟

會粹議禮之家相爭不定也堯作大章一䕫足矣記樂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䕫始制樂以賞諸侯又曰大章章之也注䕫舜時典樂者也大章堯樂名言堯德章明也周禮闕之或作大卷列子黃帝篇堯使䕫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按吕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樂正䕫一足矣言堯之樂官止一䕫而已羣書考索亦載吕氏春秋堯命䕫為樂郊山林溪石之音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按五經之琴作為十五絃命之曰大章孔子家語五帝德篇宰我請問帝堯孔子曰高辛氏之子曰陶唐䕫龍典樂王肅注云舜時䕫典樂龍作納言然則堯時龍亦典樂者也案此說則非止一䕫矣亦與樂記不同

正誤堯作大章一䕫足矣今按堯時䕫已典樂舜盖申命之耳自書稱伯夷讓于䕫龍後世多連言之未必龍亦典樂

書曰龍作納言

丁亥章和元年春三月護羌校尉傅育擊羌敗死○夏六月司徒虞免以袁安為司徒任隗為司空質實任隗南陽宛人光之子○秋鮮卑擊北匈奴斬優留單于

書法蠻夷相攻不書此其書何受漢賞也據宋意言北匈奴自書大入雲中獵虜多矣於是鮮卑斬之中國之幸也

護羌校尉張紆擊羌斬其帥迷吾其子迷唐據大小榆谷以叛集覽大小榆谷正義曰榆溪名括地志云西羌中有大小榆谷質實一統志云榆谷在臨洮府蘭縣西一百里有大小榆谷漢西羌居此繞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致强大常雄諸種改

元

是時屢有嘉瑞言者咸以為美遂詔改元章和太尉掾何敞獨惡之謂宋由袁安曰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今異鳥翔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際不可不察由安懼不敢答質實何敞平陵人

書法改元不書改此何以書譏信讖也是故漢好言者之諛而改章和則書改元魏惑謙之之誕而改真君則書改元隋信袁充之誕而改仁壽則書改元皆譏之也

八月晦日食考異提要漏晦字○北匈奴五十八部來降

曹褒奏所撰制度

曹褒依準舊典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吉凶終始制度凡百五十篇奏之帝以衆

論難一故但納之不復令有司平奏　質實　曹褒魯國薛人

書法　制度何前所詔定禮也然則曷為不以禮書之不成之為禮也雖以讖記是可以為禮乎書曰所撰制度以為徒褒之所撰云耳是故不成之為禮則曹褒前書定禮而後書所撰制度苟成之為禮則張說前書定禮而後書開元禮成二十一年

發明　去年方書詔曹褒定漢禮今年已書奏所撰制度何其易耶夫以先漢禮儀定於叔孫後漢儀禮定於曹褒一代大典乃出此二人之手其得失固自不言可知矣

班超發諸國兵擊莎車降之

班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人擊莎車龜茲王發温宿等兵合五萬人救之超曰今兵少不敵可各散去須

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温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寘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雞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莎車遂降龜茲等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集覽温宿西域小國名徼于寘徼伊消反遮也質實于寘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莎車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

戊子二年春正月濟南王康中山王焉來朝

上篤於親親故二王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不遣就國賞賜過度倉帑為虛何敞奏記宋由曰比年水旱公私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而賞賚過度損耗國資夫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賚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明公位尊任重責大憂深宜先正己以率羣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

苑囿之禁節省浮費賑卹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矣由不能用尚書宋意上疏曰陛下隆寵諸王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榦弱枝者也西平王羨等久磐京邑驕奢僭擬損上下之序失君臣之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遣歸藩以塞衆望 集覽 羨以淺反西平王名

正誤 西平王羨今按漢書無音當如字讀 質實 宋意南陽安衆人

帝崩

年三十一遺詔無起寢廟一如先帝法制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素知人厭苛切事從寛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謂之長者不亦宜乎 集覽 察察老子曰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又曰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林希逸口義曰悶悶不

作聰明察察煩碎也

書法賀善贊曰章帝之篇綱目書詔十六為愛民恤刑而發者十可謂仁厚之主矣而又垂意禮樂尊師重學其失者獨廢太子殺梁竦二事耳所謂白璧之微瑕也

太子肇即位年十歲

尊皇后曰皇太后○三月葬敬陵質實一統志云敬陵在河南府城東南

○太后臨朝

竇憲以侍中內幹機密出宣詔命弟篤景瓌皆在親要崔駰以書戒憲曰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

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昔馮野王稱為賢
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外戚所以獲譏於
時垂愆於後者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漢
興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
不慎集覽內斡機密斡與筦通注見成帝陽朔二年
哉筦執樞機馮野王字君卿宣元時人陰衛
尉陰皇后弟陰興也鑒于有殷謂當以前人為監戒
也周書召誥不可不監于有殷曰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厥質實竇憲平陵人
命融之曾孫

以鄧彪為太傅錄尚書事百官總己以聽

竇憲以彪有義讓先帝所敬而仁厚委隨故尊崇之
其所施為輒外令彪奏內白太后事無不從彪在位
修身而已不能有所匡正憲性果急睚眦之怨莫不
報復以韓紓嘗劾父勳獄令客斬紓子以首祭勳冢

集覽委隨委曲隨從也

書法哀帝之篇王莽秉政嘗書百官總己以聽矣於是再見則賓憲意也賓憲以彪仁厚委隨故尊崇之得以自恣彪雖有愧此名而視莽駿之專則異矣終綱目書百官總己以聽三王莽鄧彪

楊駿惟鄧彪無責焉

發明百官總己以聽此古冢宰代其君諒闇之任也鄧彪何人乃敢當此其實竇憲隆以虛名使之為己利爾新莽假此以移漢祚鄧彪假此以附權姦為惡不同同歸於亂綱目書之皆不沒其實亦所以垂世鑒也

諸王始就國

書法書始何著章帝之友愛也先是有司奏遣諸王不許至是而後始就國帝之友愛蓋終其身焉

夏四月以遺詔罷鹽鐵之禁○旱○冬十月侍中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以憲為車騎將軍使擊北匈奴以贖罪考證當加男於侍中之上○謹按凡例曰凡親戚貴重者書其屬以著與政之禍後倣此

北匈奴饑亂降南部者歲數千人南單于上言宜出兵討伐破北成南令漢家長無北念太后以示耿秉秉言可討太后欲從之尚書宋意上書曰戎狄簡賤禮義無有上下強者為雄弱者屈服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克獲曾不補害光武皇帝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民得生勞役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

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蓋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內無功賞豺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為外扞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畧去安即危矣會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太后數召見之竇憲懼暢分宮省之權遣客刺殺暢於屯衛之中而歸罪於暢弟剛使侍御史與青州刺史雜考之尚書韓稜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問遠恐為姦臣所笑何敞說宋由曰敞備數股肱職典賊曹欲親至發所以糾其變而二府執事以為故事三公不與盜賊敞請獨奏案之於是推舉具得事實太后怒閉憲於內宮憲懼誅因自求擊匈奴以贖死乃以憲為車騎將軍執金吾耿秉為副發兵伐北匈奴

集覽 貪婪河內之北謂貪曰婪音盧含反離騷經衆皆競進以貪婪文公集註受財曰貪

愛食曰婪婪與惏通左傳貪惏無厭杜預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惏賊曹職主盜賊者親至發所發所者謂此事發覺之處所二府丞相府御史府

質實 一統志云都鄉漢之縣名屬涿郡東漢末廢之故城在順天府涿州西北又名西鄉城韓稜舞陽人耿秉茂陵人國之子

書法 前書太后臨朝矣以鄧彪為太傅以遺詔罷鹽鐵皆太后所以也此書以竇憲為將軍可矣再書太后以者何譏私也殺都鄉侯而以為將軍刑賞兩失之矣北匈奴書擊已降也

發明 竇憲以凶險之資行盜賊之計戕殺列侯於屯衛之中又從而歸罪他人洎朝論不容推舉得實始正主名盡即致于重辟以正王誅既不能然乃聽其以擊虜自詭烏有假天討之威驅無辜之民置之鋒鏑之下以為罪人逃死之地哉憲之悖逆固自不可勝誅然主之於內以成其惡者

誰實尸之故綱目特正其本不曰竇憲請北伐而曰太后以為將軍使擊匈奴曰以曰使而後責始有歸此蓋推原禍端之論

為後世母后之戒也噫

以鄧訓為護羌校尉擊迷唐破之

公卿舉鄧訓代張紆迷唐率兵來脇小月氏胡訓擁衛胡令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不宜禁護訓曰張紆失信衆羌大動令因其廹急以德懐之庶能有用遂開城悉驅羣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即解去由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欲鬬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乃是得父母也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教諭莫不感悅賞賂諸羌使相招誘號吾將其種人八百戶來降訓因發秦胡羌兵掩擊迷唐破之迷唐乃去大小楡衆悉離散

集覽號吾燒當羌種迷唐也迷吾之弟

質實鄧訓

南陽新汗人禹之子

己丑孝和皇帝永元元年春鄧訓掩擊迷唐大破之諸羌來降

迷唐欲復歸故地鄧訓發湟中六千人縫革船置箄上渡河掩擊大破之一種殆盡迷唐收餘衆西徙千餘里燒當豪帥𤋳頞歸死餘皆欵塞納質於是訓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屯田修塢壁

集覽箄音排編竹木以浮水上納質國弱懼其侵伐令子及貴臣往為質此質如字讀塢壁城牆也通俗文曰營居曰塢

正誤納質令按質當音致

下尚書僕射郅壽吏壽自殺

實憲將行公卿詣朝堂上書諫以為匈奴不犯邊塞而無故勞師遠涉損費國用徼功萬里非社稷之計書連上輒寢宋由諸卿稍自引止唯袁安任隗免冠固爭前後十上衆皆危懼安隗正色自若侍御史魯恭上疏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外錯況於人乎故愛民者必有天報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與鳥獸無別是以聖王之制覊縻不絕而已今匈奴遠藏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羣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太后不聽又詔使者為篤景起邸第侍御史何敞上疏曰今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恥而盛春東作興動大役復為篤景繕修館第彌

街絶里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以憂邊恤民書奏不省竇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尚書僕射郅壽有所請託壽送詔獄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國家又因朝會厲音正色譏憲等以伐匈奴起第宅事憲怒陷壽以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曰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衆正義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杜塞忠直垂譏無窮壽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

集覽　篤景竇憲二弟合浦注見光武建武十六年

質實　魯恭平陵人

書法　於是竇憲專横壽數言之憲遂陷以誹謗何敞疏論得減死徙合浦未行自殺則其不書減死徙何甚漢也書曰下郅壽吏壽自殺若死於獄然所以甚之也

發明　郅壽下吏不書有罪則其無辜為甚明前此肅宗朝書詔收太尉弘印綬弘自繫獄出之

而卒事亦類此皆以忤憲故也夫以肅宗之明使竇憲得肆其姦則幼沖之主將若之何此固郅壽之所不得免而君子則深為肅宗追惜者也

夏六月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

竇憲耿秉出朔方塞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單于遁走斬獲甚衆降二十餘萬人出塞三千餘里登燕然山命中護軍班固刻石勒功紀漢威德而還遣司馬吴汜奉金帛遺北單于於西海上以詔致賜單于稽首拜受集覽稽落山匈奴中山在燕然山南燕然山注見武帝征和三年

質實一統志云燕然山去韃靼國之塞三千餘里後漢車騎將軍竇憲率羌胡兵出塞與匈奴戰於稽落山大破之

斬獲甚衆憲遂登此山勒石紀功令班固銘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書法 書勒功何賞憲汰也故不書紀漢威德所以專罪憲也

發明 刻石燕然世之馳志撫掌者率喜談而樂道之綱目書此亦予之乎夫侵鎬及方至於涇陽六月之所以薄伐然且盡境而還此固詩人之所美也北匈奴自肅宗以來綱目未嘗書其犯邊今竇憲乃以盛夏興師攻無罪之虜出塞至於三千餘里揭地書之不沒其實正以著其窮追遠討之罪曰擊而不曰伐伐亦以見師出無名之失要在學者比而觀之則得其宜矣後三年書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其義亦然

秋七月會稽山崩質實一統志云會稽古地名禹會諸侯于此計功命曰會稽少康封少子無餘於會稽以奉禹祀號曰于越春秋戰國時為越國後為楚所併秦滅楚置會稽郡治於吳此地屬焉東漢順帝時始以吳置吳郡而徙會稽郡治山陰晉為會稽國咸和中改會為鄶劉宋置東揚州領會稽等五郡隋初郡廢改東揚為吳州治會稽縣大業初改越州尋為會稽郡唐初復置越州天寶初改會稽郡乾元初復為越州置浙東觀察使治於越廣明初陞義勝軍乾寧中改鎮東軍五代錢氏以越為東都宋仍為越州紹興初始陞紹興府元改紹興路

本朝復為紹興府隸浙江道

〇九月以竇憲為大將軍考異按封拜例曰凡以親戚貴重者書其屬則此當如王鳳等書舅竇憲據建寧二年書以董貴人兄子重為五官中郎將永興二年書封乳母馬惠子初為列侯重以貴人兄子初以乳母之子尚書其屬則此

條不書舅傳
錄闕漏耳

舊大將軍位在三公下至是詔憲位次太傅下三公上竇氏兄弟驕縱而景尤甚奴客奪人財貨篡取罪人妻略婦女擅發緣邊突騎袁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民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不舉劾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瓌獨好經書節約自修尚書何敞上封事曰愛而不教終至凶戾猶饑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伏見大將軍憲兄弟專朝虐用百姓奢侈僭偪誅戮無罪臣敞區區誠不欲上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駙馬都尉瓌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時濟南王康尊貴驕甚憲乃白出敞為濟南太傅康有違失敞輒諫爭康雖不能從然素敬重敞無所嫌牾焉

集覽突騎注見帝玄

更始二年瓌竇憲弟僭偪記雜記曰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注不過奢以僭上不過儉以偪下偪迫也

誓泉之識春秋鄭莊公母武姜謀弑莊公公與母誓曰不及黄泉無相見也嫌牾牾與忤同五故反逆也

大水

庚寅二年春二月日食○竇憲遣兵復取伊吾地車師遣子入侍質實伊吾屯名注見明帝永平十四年車師國名注見武帝元鼎元年

書法伊吾盧地於是三書矣

○月氏遣使奉獻

初月氏求尚公主班超拒還其使由是怨恨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曰月氏兵雖

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決矣謝攻不下抄掠無所得超度其必從龜茲求食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賂龜茲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請罪由是歲奉貢獻

集覽副王謝謝副王之名副王猶裨王也漢書匈奴傳注索隱曰裨副也音頻移反顏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葱嶺西域傳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西河舊事云葱嶺西域國名在天竺東其山高大上悉生葱故名葱嶺　質實月氏西戎國名注見武帝元朔三年葱嶺西域國名注見武帝元鼎二年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封齊武王孫無忌為齊王威為北海王

初北海哀王無後肅宗以齊武王首創大業遺詔令復二國至是皆封 質實齊國名注見桓帝永康元年青州北海國名注同上年

秋七月竇憲出屯凉州 質實凉州注見唐中宗景龍二年 ○九月北匈奴款塞求朝冬竇憲遣使迎之復遣兵襲擊破之

北單于遣使款塞稱臣欲入朝見憲遣班固迎之會南單于求滅北庭憲復遣中郎將耿譚將騎出塞襲擊北單于單于被創僅而得免南部黨衆益盛領户三萬四千勝兵五萬 集覽北庭注見武帝元狩四年王庭

書法求朝順節也迎之復擊之直書其事貶意自見矣

發明款塞求朝夷狄之向化也既書遣使迎之又書遣兵襲擊破之則詐謀為益甚矣竇憲專兵所為如此漢朝尚可立國乎

辛卯三年春正月帝冠

始用曹褒新禮擢褒監羽林左騎

二月竇憲遣兵擊北匈奴於金微山大破之單于走死

竇憲以北匈奴微弱欲遂滅之遣左校尉耿夔圍北單于於金微山大破之獲其母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逃走不知所在出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　質實一統志云耿夔扶風茂陵人國之子金微山在韃靼國之塞可五千餘里

竇憲殺尚書僕射樂恢

竇憲以耿夔任尚為爪牙鄧疊郭璜為心腹班固傅毅典文章刺史守令多出其門賦斂吏民共為賂遺袁安任隗舉奏貶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未有以害之尚書僕射樂恢上疏曰陛下富於春秋纂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示天下之私若上能以義自割下能以謙自引則四舅可長保爵土之榮而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矣書奏不省恢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脅恢飲藥死於是朝臣震慴無敢違者袁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喑嗚流涕天子大臣皆恃頼之

集覽 幹正王室幹與筦同如淳曰管齊李兌管趙之管史記注管典也典齊趙之權也戰國策注管管權之管言專之也喑嗚嗁極無聲袁安本傳作噫嗚史炤曰噫音醫嗚一故反歎傷貌 質實

傳毅茂陵人
樂恢長陵人

書法　於是恢諫用諸舅書奏不省乞骸骨歸憲風州郡迫恢飲藥死直書實憲殺之明微也綱目修而亂賊懼矣

發明　憲自北伐之後擅權自恣不復知有朝廷故綱目書遣兵取伊吾地者憲也書遣使迎北匈奴者亦憲也書遣兵擊北匈奴者又憲也夫以征伐大權初無朝命而憲專輒行之今又賊殺尚書官長其罪當如何哉前史雖述憲風迫而死然尤未正其名至綱目始書憲殺而後其罪益著況樂恢已乞骸去國而綱目特舉其官者正以著恢不失其職重憲之罪爾噫凶于而家害于而國漢民之不亡豈非幸歟

冬十月帝如長安竇憲來會

帝幸長安詔竇憲與車駕會長安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尚書韓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諂下交不黷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左丞王龍私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論為城旦

覽論為城旦論盧昆反議法也城旦注見秦始皇三十四年

書法綱目書來朝多矣未有書來會者書來會何憲不臣也書來會而憲之氣燄可見矣自元年至此綱目所書吳與外纔十三事而書竇憲者八往往皆斥名之惡專也自是一書竇憲還京師而隨以伏誅書矣

發明憲人臣也天子遊幸則當朝于在所而書曰來會者所以著其權勢之盛若敵國云爾履

霜堅氷可
不畏哉

龜兹姑墨温宿諸國來降質實姑墨國名注見安帝延光三年温宿國名注見

章帝章和七年〇十二月以班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〇帝還宫

壬辰四年春正月立北匈奴於除鞬為單于

初北單于既亡其弟於除鞬自立遣使欵塞竇憲請立為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袁安任隗以為光武招懐南虜非謂可永安内地正以權時之筭可得捍禦北狄故也今宜令南單于反北庭領降衆無縁復更立於除鞬以增國費安又獨上封事曰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四十餘年屯

又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所養建立無功百蠻不敢復保誓矣況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今立其弟豈不懷怨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又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驕訐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安終不移然上竟從憲策初廬江周榮辟袁安府安舉奏竇景及爭立北單于事皆榮所具草竇氏客脇榮曰竇氏悍士刺客滿城中謹備之矣榮曰榮江淮孤生得備宰士縱為所害誠所甘心因敕妻子若卒遇飛禍無得殯殮冀以區區腐身覺悟朝廷

集覽

於除鞬單于之名也鞬居言反領護統領保護之屯屠何也單于名其先父名比光武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南邊八部立比為南單于欵塞稱藩辟袁安府辟音璧除也除用周榮在袁安幕府宰上注見新莽地

皇二年甘心封禪書世主莫不甘心焉注謂心甘美也

三月司徒安卒以丁鴻為司徒○夏四月竇憲還京師

書法 乘輿書還憲還耳何以書憲伉也儼然君矣故特書還

○六月朔日食

丁鴻上疏曰昔諸吕擅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今天下遠近惶怖承旨背王室向私門上威損下權盛人道悖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禁微則易救末則難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徵未然之明鏡也夫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横宜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集覽去事已往之事

地震○旱蝗○大將軍竇憲伏誅

竇氏父子兄弟並為卿校充滿朝廷鄧疊及弟磊母元與憲壻郭舉及父璜共相交結舉得幸太后遂謀為逆帝知其謀而外臣莫由親接以鉤盾令鄭衆謹敏有心幾不事豪黨遂與衆定議誅憲使清河王慶私求外戚傳夜獨內之明日幸北宮詔執金吾五校尉勒兵屯衛南北宮閉城門收璜舉疊磊誅之收憲大將軍印綬更封冠軍侯與篤景瓌皆就國選嚴能相迫令自殺初河南尹張酺數以正法繩景及竇氏敗酺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臣伏見夏陽侯瓌每存忠善檢敕賓客未嘗犯法臣聞王政骨肉之刑有三宥之義過厚不過薄宜加貸宥以崇厚德帝感其言由是瓌獨得全胡氏曰竇氏根據已生逆謀誠欲誅之未易舉手和帝年纔十四乃能選用秘臣密

求故事勒兵收捕中外肅清足以繼孝昭之烈矣所可恨者三公不與大政而鄭衆有功由是宦者用權馴致亡漢可勝歎哉○竇氏宗族賓客皆免歸故郡班固死獄中固嘗著漢書尚未就詔固女弟曹壽妻昭踵成之華嶠曰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固譏司馬遷是非頗繆於聖人然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叙殺身成仁之為美則輕仁義賤守節甚矣○初竇憲納妻郡國皆有禮慶漢中郡當遣吏戶曹李郃諫曰竇將軍不修德禮而專權驕恣危亡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郃請自行遂所在遲留至扶風而憲就國凡交通者皆坐免太守獨不與焉○帝賜清河王慶奴婢輿馬錢帛珍寶充牣其第慶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亦小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故能保其寵祿焉

集覽弟磊毋元

疊之弟名磊其母名元鈞盾令百官表注中官所隸其處在少府監典諸近池苑囿遊觀之處昭帝本紀耕於鈎盾弄田應劭曰鈎盾宦者近署也有心幾幾讀作機關機也莊子天地篇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外戚傅句絶欲求問外戚故事冠軍侯南陽郡冠軍縣竇憲封邑也繩景繩彈治也以正法糾彈竇景三宥之義注見唐中宗嗣聖七年馴致馴松倫反以漸而致曰馴致妻昭壽妻名昭所謂曹大家也注見後華嶠姓名也華胡化反嶠渠廟反卻昌閣反史炤釋文音閣遲留並去聲遲緩而有所待也留謂宿留亦有所須待也

正誤

遲留令按只如字讀謂遲緩淹留也

質實

鄭衆南陽犨人冠軍縣名注見武帝元朔六年張酺汝南細陽人夏陽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李郃南鄭人

書法於是收印綬遣就國迫令自殺耳書伏誅何正寔罪也綱目自殺書自殺迫之自殺書殺當罪書伏誅

以宦者鄭衆為大長秋

帝策勳班賞衆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

書法大長秋何宮闈職也以宦者為之常事爾何以書賞功也自鄭衆與於大謀而宦者之權盛矣漢室之禍兆矣故謹書之

發明竇憲之誅鄭衆誠與其謀固當班賞然列爵用事則非宦者之所宜矣綱目揭而書之所以著亡漢之禍自此始也

秋七月太尉由有罪策免自殺

以黨於竇氏故也

八月司空隗卒以尹睦為太尉録尚書事劉方為司空

初議立北單于惟方睦同袁安議及竇氏敗帝思前議故策免由而用方睦焉

護羌校尉鄧訓卒迷唐復反

鄧訓卒吏民羌胡旦夕臨者日數千人前烏桓吏士皆犇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為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為訓立祠爾尚代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詔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遣祖母諳尚尚自送至塞下令譯護送之迷唐遂與諸種屠譯以盟復寇金城塞尚坐免集

覽僞於虔反屠譯以盟屠裂其譯使共歃其血以結盟

書法上書訓卒繼書復反志訓功也

癸巳

五年春正月太傅彪卒○隴西地震○北單于畔遣兵追斬滅之考異北上漏匈奴二字

竇憲既立於除鞬為北單于欲輔歸北庭會憲誅而止於除鞬自畔還北詔討斬之破滅其衆

書法單于未有書畔者此其書畔何漢所立也是故北單于為漢所立則書畔南匈奴稱臣於漢則書討安帝永初三年綱目之名分嚴矣

鮮卑徙據北匈奴地

鮮卑既據匈奴故地匈奴餘種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集覽萬落落居也人所聚居故謂村落也

落院落聚落

冬十月太尉睦卒以張酺為太尉

酺與尚書張敏等奏曹襃制漢禮亂聖術宜加刑誅帝寑其奏而漢禮遂不行質實張敏河間鄚人

梁王暢有罪詔削二縣

暢與從官卞忌祠祭求福忌云神言王當為天子有司奏請徵詣詔獄帝不許但削二縣暢上疏深自刻責請還爵土上優詔不聽

護羌校尉貫友攻迷唐走之

貫友攻迷唐於大小榆谷夾逢留大河築城塢作大航造河橋欲以渡兵迷唐遠徙依賜支河曲

集覽 河橋杜預曰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賜支河曲賜支西戎地禹貢所謂析支王肅云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鄭玄以為山名也河曲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南匈奴單于屯屠何死單于宣弟安國立

安國初為左賢王無稱譽及為單于左谷蠡王師子以次轉為左賢王師子素勇黠多知數將兵擊北庭受賞賜國中盡敬師子而不附安國安國欲殺之諸新降胡初在塞外數為師子所驅掠多怨之安國因是與同謀議師子覺其謀乃別居五原界 質實 五原郡名注見明帝永平八年

甲午 六年春正月使匈奴中郎將杜崇等殺安國立左賢

王師子為單于

安國與崇不相平上書告崇崇斷其章因與度遼將軍朱徽上言安國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起兵背畔下公卿議皆以為宜遣有方畧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幷力責其部衆為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為權時方畧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驚去舉兵欲誅師子師子悉將廬落入曼柏城安國追到城下徽遣吏曉譬不聽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安國舅喜為等恐幷誅乃殺安國而立師子 集覽 斷其章杜崇遮斷安國所上奏章不得達

司徒鴻卒以劉方為司徒張奮為司空○秋旱○班超發八國兵討焉耆斬其王廣 考異 討當作擊 考證 討當作伐

初龜茲諸國既降焉耆猶懷二心至是討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内屬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集覽重譯注見武帝元狩元年重九譯質實龜茲西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二十二年焉耆西域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五年

北匈奴降者脇立屯屠何子逢侯叛走出塞遣將軍鄧鴻等擊之不及鴻及杜崇等皆坐誅鴻坐逗留崇及朱徽坐失胡和致胡反皆徵下獄死

書法於是皆下獄死書誅正其罪也

以陳寵為廷尉

寵性仁矜數議疑獄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刻敝之風於此少衰

書法自宣帝地節元年書于定國是後百六十餘年廷尉不見於綱目矣於是復見嘉仁恕也

乙未七年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易陽地裂質實易陽郡名注見獻帝興平二年

書法書地裂始此終綱目書地裂三書地坼三詳戰國庚午年

○九月地震

丙申八年春二月立貴人陰氏為皇后○夏蝗

丁酉九年春三月隴西地震質實隴西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夏六

月旱蝗除田租及山澤稅

書法　嘉恤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終綱目書大旱三十八書旱五十八而書恤旱之政者十二書大蝗十六書蝗三十七而書恤蝗之政者二詳文帝後元六年世主之以災為玩者多矣

秋閏八月皇太后竇氏崩

初梁貴人既死宮省事秘莫有知帝為梁氏出者舞陰公主子梁扈奏記三府求得申議太尉張酺言狀帝感慟良久酺因請追上尊號存錄諸舅帝從之會貴人姊上書自訟乃知貴人枉歿之狀三公請奏貶竇太后尊號不宜合葬先帝帝手詔曰竇氏雖不遵法度而太后常自減損朕奉事十年深惟大義禮臣子無貶尊上之文恩不忍離義不忍虧其勿復議

質實　舞陰縣名注見光武建武十一年

葬章德皇后○迷唐寇隴西遣將軍劉尚討破之考異討當作擊與元昂六年討西羌同考證討當作擊○九月司徒方策免自殺

○冬十月追尊梁貴人為恭懷皇太后葬西陵

書法東漢書后葬矣不書地此其書地何志禮失也於是妾母稱皇太后葬稱西陵非禮矣終

綱目后葬書地七詳宣帝本始三年

○以呂蓋為司徒司空張奮罷以韓稜為司空

戊戌十年夏五月大水○秋七月司空稜卒以巢堪為司空○冬十月雨水○十二月迷唐詣闕貢獻

劉尚坐畏懦免謁者耿譚設購賞諸種頗來附迷唐恐乃降

以劉愷為郎

初居巢侯劉般薨子愷當嗣稱父遺意讓其弟憲遁逃十餘歲有司奏請絶其國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常之法非所以長克讓之風成含弘之化也詔聽憲嗣爵徵愷為郎

愷為郎居巢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賈逵扶風平陵人

南單于師子死單于長之子檀立考異南上漏匈奴二字

己亥十一年春二月遣使循行廪貸

書法志恤民也故通鑑不書綱目皆特書之

庚子十二年夏四月秭歸山崩集覽秭歸秭通作姊蔣洗反秭歸郡即巴東也今歸州是案郡志楚大夫屈原既被放忽暫歸有賢姊曰女須亦歸喻令自寬袁崧以為秭歸之名始於此荆州記秭歸縣北一百里有原故宅方七頃宅東北有女須廟擣衣石尚存質實一統志云秭歸古地名周為夔子國地戰國屬楚秦漢屬南郡三國吳屬建平郡晉因之劉宋屬荆州南齊屬巴州後周置秭歸郡治長寧縣隋初郡廢改縣曰秭歸屬信州唐置歸州天寶初改巴東郡乾元初復為歸州宋屬荆湖北路建炎中屬夔路元至元中陞歸州路尋降為州本朝初廢州為秭歸縣屬夷陵州後復為歸州以興山縣省入仍屬荆州府

○秋七月朔日食○太尉酺免以張禹為太尉質實張禹襄國人

○迷唐復叛

迷唐既入朝其餘種人不滿二千饑窘不立入居金城帝令還大小榆谷迷唐以漢作河橋兵來無常故地不可復居辭不肯出校尉吴祉等促使出塞迷唐復叛寇鈔而去

質實 金城郡名注見光武建武十年河橋注見晉武帝泰始十年

辛丑 十三年春正月帝幸東觀

帝因朝會召見諸儒魯丕賈逵黄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無令幽遠獨有遺失也

集覽 東觀漢聚書之所實章入東觀為校書郎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本傳注老子為守藏史復為柱下史四方所

記文書皆歸柱下言東觀經籍之多也　賀實曾丕平陵人恭之弟黄香江夏安陸人況之子

書法　書幸東觀何美崇儒也書幸始此綱目書幸二十有一多譏辭未有善於此者矣

秋迷唐寇金城郡兵擊破之

迷唐復還賜支河曲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擊破迷唐種人瓦解迷唐遂弱遠踰賜支河首依發羌居久之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千　集覽發羌西羌別種

雨水○冬詔邊郡舉孝廉

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本其令緣邊戶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集覽束修良吏謂檢束修飭循良之吏或

謂束修束帶修飭也

鮮卑寇右北平漁陽○司徒蓋致仕以魯恭為司徒○

巫蠻反寇南郡

巫蠻許聖以郡收稅不均怨恨遂反質實巫縣名注見周赧王十六年

壬寅十四年春安定羌反郡兵擊滅之復置西海郡

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郡兵擊滅之自是西海及大小榆谷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燒何種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有西海魚鹽之利阻大河以為固又近塞內諸種故犯法者常從此起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憂上從之繕修故西海郡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戍之增廣屯田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集覽 燒何西羌別種隃麋扶風郡邑隃音踰規冏規圖固守也委輸注見高帝五年夾河夾逢留大河也 質實 一統志云隃麋漢之縣名屬右扶風晉省隃麋後周置汧陽郡及縣以在汧水之陽故名尋廢郡以縣屬隴州唐宋金元皆仍舊本朝因之改屬鳳翔府

夏四月荆州兵討巫蠻大破降之 考異 此討字亦當作擊 ○六月皇后陰氏廢死

陰后妬忌恚恨有言后挾巫蠱道者后坐廢以憂死

書法 皇后陰氏廢何罪辭也故書死終綱目皇后書廢者二十一而以自廢為文者三 武帝陳

后宣帝霍后和帝陰
后廢書死一而已

大水○徵班超還京師

班超年老乞歸久之未報超妹曹大家上書爲超求哀帝感其言乃徵超還八月至洛陽九月卒任尚代爲都護謂超曰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後竟失邊和如超言

集覽 曹大家曹壽妻也名昭漢書注家讀曰姑離騷經況又貧夫厥家雖庵註婦謂之家家叶音古胡反察政言爲政察察大明蕩佚史炤曰無儀檢也前書揚雄傳簡易佚蕩注佚蕩音鐵讀緩也

正誤 蕩佚 今按

蕩如字佚音迭方言佚惕緩也惕與蕩蕩通大槩寛大舒緩之意

冬十月立貴人鄧氏為皇后

初鄧禹嘗謂人曰吾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後世必有興者其子訓有女曰綏性孝友好書傳常晝修婦業暮誦經典選入宮為貴人恭肅小心動有法度承事陰后接撫同列常克已以下之雖宮人隷役皆加恩恤帝深嘉焉嘗有疾帝特令其母兄弟入視醫藥貴人辭曰宮禁至重而使外舍久在内省上令陛下有私幸之譏下使賤妾獲不知足之謗上下交損誠不願也每有讌會諸姬競自修飾貴人獨尚質素其衣有與陰后同色者即時解易若並時進見則不敢正坐離立每有所問常逡廵後對帝數失皇子貴人數選進才人及為皇后郡國貢獻悉令禁絶歲時但供紙墨而已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

故兄隲終帝世不過中郎將集覽外舍外戚之家内省猶言省中注見武帝征和二年諸姬美女曰姬顔師古曰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故婦人美號皆稱姬離立記曲禮離立者不出中間注離兩也楚辭橘頌章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晦庵註離如離立言孤特也

司空堪罷以徐防為司空

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科以勉學者今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修家法不依章句妄生穿鑿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集覽甲乙科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歲課甲科四十人

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後順帝更修黌宇補弟子增甲乙之科見儒林傳家法注見順帝陽嘉元年章句注見徐防章帝建初四年義有相伐文義各相矜伐質實沛國銍人

封鄭衆為鄛鄉侯考異按封拜例曰凡宦者除拜當書者皆加宦者字此條分注宦者封侯自此始而不書宦者亦闕漏也或云前書以鄭衆為大長秋已加宦者字然延熹二年封單超等為列侯以單超為車騎將軍再書宦者不厭辭繁況永平八年以鄭衆為軍司馬乃使匈奴之鄭衆而非宦者之鄭衆此宜書宦者以别之刻刑臣封侯之始乎考證當加宦者於鄭衆之上○謹按凡例曰凡宦者封爵皆加宦者字注云如鄭衆之屬朱子特立此例以著有功之禍○夫害政亂國者非外戚則宦官也竇憲伏誅鄭衆

因而封侯其用人如此則朝廷何自而清忠賢何自而進東漢之亂實基於此惜乎光武之業三傳而遂微朱子立此一例豈無意哉故孝和即位之後竇憲擅殺書男鄭衆封侯書宦者用昭鑑戒於方來也

集覽 鄛鄉史炤曰在南陽鄛土交反

宦者封侯自此始

書法 元帝之篇書宦者為中書令而已未有封侯者也宦者封侯漢末之禍始此矣書宦者封侯始此終綱目宦者書封十是年鄭衆安帝建光元年江京等延光四年孫程等桓帝建和元年劉廣等延熹二年單超等又侯覽等靈帝光和二年呂強中平二年張讓齊辛未年魏符承祖唐肅宗寶應元年李輔國封侯非也封王甚矣輔國

發明 鄭衆封侯何不揭官者書之蓋已見之於前矣夫以天刑絶嗣之人而使之分茅胙土將欲襲封傳後豈不適足為笑而深足為戒哉

癸卯十五年夏四月晦日食

時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常有蓼莪凱風之哀選懦之恩知非國典且復宿留集覽早離顧復離去父母也詩蓼莪篇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顧我復我注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蓼莪凱風之哀蓼莪小雅詩美人子能盡孝道爾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蓋重自哀傷也凱風邶國風詩曰母氏劬勞曰母氏勞苦蓋重哀母生衆子幼而育之其病苦甚矣蓼莪音六鵝宿留宿先就反留力就反宿留躊躇停待貌索隱曰若如字

讀則言宿而留有所須待也並通案後書清河孝王傳注宿留本作須留言行相待也字或作㑂㴊**正**

誤選懦令按李賢曰選懦慈戀不決之意史記律書選蠕觀望索隱云蠕音軟選蠕謂動身欲有進取之狀前漢書杜欽曰議者選耎音義耎怯也耎與蠕通此云選懦之恩蓋謂耎怯不能斷制是以留諸王於京師不遣就其國也懦亦當與耎通並音軟

雨水○冬十月帝如章陵十一月還宮

質實一統志云章陵即春陵也漢光武即位改春陵為章陵復其傜役後置章陵縣於此屬南陽府晉廢之故城在襄陽府棗陽縣南三十五里

時太尉張禹留守閑車駕當幸江陵以為不宜冒險遠遊驛馬上諫詔報曰祠謁既訖當南禮大江會得

君奏臨
漢回與

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嶺南舊獻生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傳送臨武長唐羌上書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南州炎熱惡蟲猛獸不絶於路獻生龍眼荔枝者觸犯死亡不可勝數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敕太官勿復受獻

〔集覽〕十里一置置驛遞也增韻注馬遞曰置步遞曰郵孟子速於置郵而傳命一候封候也司望曰候臨武桂陽郡臨武縣正義曰桂陽五嶺之一也在嶺南屬荊州

〔質實〕一統志云臨武漢之縣名屬桂陽郡隋屬郴州唐改曰隆武尋復舊名五代晉時省入平陽縣宋復置屬桂陽軍元屬桂陽路本朝因之改屬衡州

府

書法自世祖有詔太官勿受郡國異味之書於是時再見書美之也與書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者異矣唐玄宗天寶九載

甲辰十六年秋七月旱○司徒恭免以張酺為司徒八月辛以徐防為司徒陳寵為司空○北匈奴請和親帝以其舊禮不備未許而厚加賞賜不荅其使

乙巳元興元年春高句驪寇遼東貲實高句驪東夷國名注見新莽始建國四年遼東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高句驪見綱目始此

○冬十二月帝崩太子隆即位考證 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謹按凡例曰繼世曰太子某即位有故則隨事書之和帝失子十數後生者養於民間帝崩鄧后迎立子隆為太子即位和帝在位時固未嘗立也當隨事書之以著其實當作皇后迎子隆即位

初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秘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帝崩皇后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有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迎立以為太子即位

書法 賀善賛曰和帝在位綱目書竇憲外非封拜則天變邊事而已然其間如書陳寵為廷尉書旱蝗除租稅書遣使循行廩貸書詔太官勿受珍羞蓋亦慈儉之君也乃能早發英斷收攬權綱

而又尊儒納諫動無大過惜乎始謀不遠權奸雖
除而閹豎用事遂為東漢基禍之主綱目書封鄭
衆為鄛鄉侯重惜之也○惠帝之末書太子即位
而不書立太子他人子也於是太后收皇子於民
間則其正統明矣不書立為太子何迎立於發喪
之後也玄孫嬰則何以書王莽居攝嬰未嘗即位
書立為皇太子所以正名也然則隆不書立與少
帝何别焉即位書名所以為異也兩漢太子不書
立二少帝殤帝沖帝以下不書立
太子者五世非無子則不早建也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雒陽令王渙卒

渙居身平正能以明察發擿姦伏外猛內慈人皆悅
服至是卒官百姓莫不流涕為立祠作詩結歌以祭
太后詔曰夫忠良之吏國家所以為治也
求之甚勤得之至寡其以渙子石為郎中集覽發擿姦伏

注見宣帝本始三年卒官死於任所也記曲禮下大夫死曰卒　質實　王渙郪人

書法　令未有書卒者其卒渙何録循吏也終綱目令長書卒者二人而已矣王渙陳寔

發明　令未有書卒而此書之者蓋欲著其循良之績也

丙午　孝殤皇帝延平元年春正月以張禹為太傅徐防為太尉參録尚書事

太后以帝在繦褓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舍宮中五日一歸府每朝見特賛與三公絶席　集覽　繦褓史記齊世家成王少在強葆索隱曰強葆即繦褓古字少假借用之正義曰強闊八寸長八尺用約小兒而負之行葆小兒被也顔師古曰即今小兒繃強舉兩反葆音保絶席注見光武建武八年　正

誤特賛令按賛即賛拜之賛朝見之時不與羣臣同賛而特賛也與下文三公絶席同意

封帝兄勝為平原王考異帝字羡按建武二年書封兄縯子章為太原王十五年書追謚兄縯為齊武公並不質實平原國名注見光武建武五年○以加帝字則此帝字當削

鮪為司徒○三月葬愼陵考證愼當作順○謹按漢書帝紀葬孝和皇帝於愼陵章懷注云俗本作順者誤考之皇后紀和熹皇后合葬順陵而靈帝父孝仁皇稱愼陵世之相去不遠豈應襲愼陵之號蓋孝和實葬順陵而皇后紀可証也章懷因正文傳寫以順為愼遂注為俗本之誤者非是當作順陵質實一統志云愼陵在河南府城東南為正

胡氏曰和帝幼沖能誅竇憲自是威權不失無大過舉尊信儒術友愛兄弟禮賢納諫中國乂安方之章

帝實過之矣

清河王慶就國特加殊禮

慶子祜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遠慮不虞留祜與嫡母耿姬居清河邸姬況孫也　質實清河國名

注見安帝建元元年甘陵

書法書殊禮始此終綱目通稱殊禮者十　清河王慶梁冀齊王攸會稽王昱大司馬溫宋王裕蕭道成高歡唐王淵徐知誥惟清河王書特加齊王攸書賜梁冀會稽王昱大司馬溫書加餘皆自加而已詳高帝十年

夏四月罷祀官不在禮典者考異　提要禮誤作祀

太后雅不好淫祠

書法 罷淫祀也自成帝書罷陳寶祠於是再見故通鑑不書綱目特書之所以賢太后也終綱目淫祀書罷者三成帝建始二年是年甲申年魏罷胡神書壞一桓帝延熹八年書特二辛酉年宋甲午年陳書禁一唐高祖武德九年書焚一唐中宗嗣聖五年狄仁傑

鮮卑寇漁陽太守張顯戰没

鮮卑入寇張顯率數百人出塞追之掾嚴授諫不聽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而死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殁於陳

以鄧隲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考異以字下漏舅字與永元元年書竇憲

同質實鄧騭南陽新野人訓之子○司空寵卒○五月河東垣山崩

○以尹勤為司空○雨水○減用度遣宮人

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内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斤賣上林鷹犬離宮别舘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宫人及宗室沒入者皆為庶民

集覽導官少府屬官顔師古曰導擇也導官主擇米或謂獄名非也如淳曰導官太官之别也主酒之官内署顔師古曰即中署也百官表有内署門户省

秋七月詔竇敫傷害除其田租

詔曰間者水災害稼朝廷憂懼而郡國欲獲虚譽遂多張墾田競增户口掩匿盗賊貪苛慘毒延及平民

刺史垂頭塞耳阿私下比不畏于天不愧于人自令以後將糾其罰其各實覈所傷害為除田租

集覽　比比毗至反阿黨為比

書法　書救災也太后於是賢矣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一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者七武帝元狩三年是年安帝永初元年宋乙亥年唐太宗貞觀七年德宗貞元八年文宗太和六年世主以災為玩者多矣

八月帝崩太后迎清河王子祜入即位太后猶臨朝

后與兄隲定策禁中迎祜拜長安侯立以為和帝嗣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惠帝元年

書法　書太后迎何太后私也殤帝有兄疾又非痼獨與兄隲定策禁中違衆而立祜焉以是為

私也故特書太后殤帝之初太后臨朝矣此其書猶臨朝何病太后也曷為病之安帝於是亦十三年矣而猶臨朝特書曰猶以為可歸政而不歸也終綱目書太后臨朝御殿稱制稱詔者二十有二

詳惠帝七年而書猶者二

安帝鄧太后桓帝梁太后

發明春秋傳曰猶者可已之辭也是時安帝春秋十三若輔以大臣自可躬親庶政故太后臨朝綱目書猶以譏之爾嗚呼賢如鄧氏君子猶不之予况下於此者乎

詔檢敕鄧氏賔客

詔司隸校尉河南尹南陽太守曰每覽前代外戚賔客濁亂奉公為民患苦咎在執法怠懈不輒行其罰故也今宗門廣大姻戚不少賔客姦猾多干禁憲其明加檢勑勿相容護自是親屬犯罪無所假貸

書法　特筆也太后於是賢矣

發明　鄧氏以賢德自居故撿敕其家為甚嚴書之于冊亦足少見其美然未若釋然歸政之為愈也

九月大水○葬康陵考證　謹按漢書殤帝葬康陵皆帝紀叙康陵在恭陵上而前漢平帝已名康陵或曰康本作庚庚與康字相似但少不同遂誤為康章懷註云在慎陵塋中庚地今詳或人之說及章懷註語則當作庚陵姑錄于下以俟博學君子正焉　質實　一統志云康陵在河南府東南

以連遭大憂百姓苦役方中祕藏及諸工作減十之九　集覽　方中祕藏藏才浪反於方中為祕藏以藏明器也前書張湯傳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豫

作陵墓而諱之故言方中顏師古曰古謂掘地為坑曰方荆楚俗土工築作算程課者猶以方計非謂避諱也如淳曰漢儀陵制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外穿築為方城開四門容大車六馬錯渾雜物也其明器之數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隕石于陳留質實陳留縣名注見泰二世三年○冬十月大水雨雹

○十二月清河王慶卒○罷魚龍曼延戲集覽魚龍曼延戲注見武帝元封三年

書法自武帝書作魚龍曼延於是書罷美之也然隋徵天下散樂而魚龍之戲尚存則奇淫之習入人者深矣書罷戲始此終綱目書罷戲伎四是年安帝永初三年戊戌年晉辛丑年隋

○詔舉隱逸選博士

樊準上疏曰臣聞人君不可以不學光武皇帝受命中興不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孝明皇帝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化自聖躬流及蠻荒今學者益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宜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太后深納其言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妙簡博士必得其人集覽倚席不講顏師古曰倚席謂不施質實樊準湖陽人宏之孫講坐也

書法詔舉隱逸綱目再書而已是年宋辛未年魏